

，更曾大肆暴虐，屠殺百姓，我感到十分震驚，不能相信記憶中那些友善、和藹、刻苦耐勞、慷慨互助的日本人，也有如此卑劣醜惡的一面。我因此深深感受甦醒的悵惘。可能就是這個少年時期的心理經驗，促使我早日領悟，世界的人和事，原沒有絕對的黑白之分：人，有善的一面，也有惡的一面；事，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壞的一面。觀察的角度不同，所見亦不同。所以我們對人對事，最好少下道德判斷，多予同情諒解。另外我亦深深體認，世界最大的罪惡，莫過於戰爭。」

歐陽子一進入臺北一女中，就開始寫作，用各種筆名在國語日報和其他報紙雜誌發表短文，以及「學校風光」之類的通訊文字。得到稿費就購買書籍。大概在初二的時候，她參加了「學友」雜誌徵文比賽，獲得首獎。和她初中同班，後來也繼續寫作的，有陳若曦和瓊瑤二人。

進高中後，她寫的文章多半是抒情散文，也寫了不少新詩。直到大學三年級，籌辦「現代文學」雜誌，才取用「歐陽子」筆名，開始創作短篇小說。

吳東權



吳東權，筆名人言。福建省莆田縣人，民國十八年八月十五日生。中國文化學院新聞系畢業。曾任記者、編輯、中製廠編導課長、國防部軍中播音總隊副總隊長，現任中央電影公司製片企劃部副經理。民國四十年開始寫作。

吳東權出身農家，幼時在家鄉私塾接受中國古典文學的薰陶。稍長，隨父母離開了福建。抗戰軍興，父親任公職，以政府播遷，奔走西南各省，對各地民風異俗，極感興趣，對祖國之大，極為嚮往。

中學畢業之後，適逢抗戰勝利，臺灣光復。吳東權以十七稚齡，乘帆東渡來臺，半工半讀，先進臺北商業

職業學校夜間部，畢業後考進政工幹校第一期新聞組，後來又插班考進私立中國文化學院新聞系。他說：「我讀書的時間，幾乎與服務的時間相等。」

這些年來，他服務的單位與工作的性質，大都與傳播媒體有關。他曾經做過記者、編輯、雜誌主編、通訊社通訊員、廣播電臺編審、節目科長、電視公司編劇、電影公司編審、編導課長、企劃組長等。

起先，大約在民國四十年左右，吳東權開始習作新詩，發表了約百首，旋寫散文與考據小品，得五百篇。後寫論文，曾獲教育部論文獎。再寫小說、結集出版者，約十七部，先後得過國軍文藝金像獎、文協文學創作獎章等。

張良澤

張良澤，筆名奔揚。臺灣彰化人，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生。
日本關西大學文學碩士。現任成功大學中文系講師。民國四十七年開始寫作。



最近幾年來，張良澤似乎對於日據時代臺灣籍作家，不論是史料的整理或是對他們作品的重新估價與介紹，都是十分賣力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其辛勞之成績已經相當可觀，例如鍾理和與楊遠，他們的創作生命幾乎又在張良澤的筆下甦醒了。他在「倒在血泊裏的筆耕者」一書的扉頁上，有這麼一段話，或許可解釋爲他熱情的來源：「曾經，我那麼熱愛過——一個吐血的筆耕者，一個切腹的天才者，和一羣擁抱文學的夢想者。」

張良澤現執教於國立成功大學，已出版譯作：「金閣寺」、「假面的告白」、「學問的世界」等書。他在大一時就決心研究鍾理和，十多年來，不斷蒐集第一手資料，默默研究，最近才發表一系列論文。於留日期間